

「今天還是一樣準時呢。」

加爾古·瑪庫大修道院，食堂。

清晨六點五十分，貝雷絲端著餐盤入座，默默吃起了慣例的兩份早餐。

假日時她並不嚴格遵循時間，經常提早或延後，但在平時上課日，她一定準時出現。

五月開始，艾黛爾賈特調整作息，改為每天清晨六點半吃早餐。

貝雷絲進入食堂時，她通常已經吃完早餐，在邊喝早茶邊看書。

身為未來的皇帝，她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一刻也不能懈怠——

說是如此，每當貝雷絲現身，艾黛爾賈特就無法專心。

「連那麼苦的配菜都一口吃完，老師果然還是不在意味道。」

跟以前相比，貝雷絲進食速度有放慢一點，但還是明顯沒在品嚐食物，就只是吃而已。

「她對食物的味道不感興趣，做出來的甜點卻非常好吃，究竟是為什麼？」

艾黛爾賈特微笑著回想昨晚吃到的祝福果凍，面前的書完全成了擺飾。

修伯特看著每逢週一就格外亢奮的主公，內心五味雜陳。

「殿下，根據老師前傭兵同伴的說法，老師成為傭兵後不久，曾經一個人在同盟領住過一

陣子，因為不用出任務，住所又位在偏僻之處，老師都是自己做飯吃。」

「一個人？傑拉爾特大人不在？」

「是的，那段時間，傑拉爾特大人去了薩溫村。」

「雷歐妮的故鄉？原來如此，老師當時沒有跟去，所以雷歐妮才不認識她。」

「正是如此。後來，前同伴偶然嚐過她煮的東西，據說是驚為天人的美味。」

「……她的前同伴真有口福呢。」

「不，老師不跟同伴往來，他們只吃過一次，不敢開口請她下廚。」

「老師當傭兵的時候有那麼可怕嗎？我在露迷爾村遇見她時，一點也不覺得。」

「艾黛爾賈特大人，那是因為——」

「嗯，是因為當時我被她保護在身後，沒有與她為敵。」

艾黛爾賈特盯著正在吃第二份早餐的貝雷絲，緩緩斂起了笑容。

「我也不想親自體會她的可怕之處，但以後……」

她遲疑地說到一半，一向專心用餐的貝雷絲忽然抬起眼眸，直直地看了過來。

「！」

兩人目光交會，艾黛爾賈特暗吃一驚，連忙露出從容優雅的皇族微笑。

雙方互相注視，誰也沒有先移開目光，不知不覺演變為一場意義不明的較量。

真的是……意義不明。

艾黛爾賈特臉上保持笑容，背後漸漸冒出冷汗。

她看不出貝雷絲在想什麼，怕貝雷絲反過來看穿自己，又有種別開視線就會輸的感覺。

身為未來的皇帝，將要統治芙朵拉大地的霸王，不可能在此輸給一位教師。

「修伯特，明明你也在席，為什麼老師只盯著我看？」

「呵呵，是不是因為老師也喜歡看您呢？」

「別開玩笑了……」

快點救我！艾黛爾賈特只差沒說出口而已。

修伯特其實不太理解主公為何會陷入僵局，但還是站起身，提高音量說道。

「艾黛爾賈特大人！我們差不多該去教室了。」

「好。」

艾黛爾賈特若無其事地轉開視線，順手撥了一下肩後的長髮。

「走吧，修伯特。」

這麼一來，應該算是打平了？

艾黛爾賈特拿著書，緩緩放好椅子，離開食堂前，悄悄往貝雷絲方向看了一眼。

貝雷絲正低頭吃著剩下的早餐，看起來並不在意這位級長的去向。

「……」

白手套的縫線被主人握得緊繃。

這時候，艾黛爾賈特又恨不得老師能一直看著她了。

「貝爾娜提塔！妳居然自己乖乖來上課了？」

稍晚，艾黛爾賈特跟修伯特穿過中庭走向黑鷲教室，遠遠聽見一聲驚呼。

卡斯帕爾震驚地望著座位上的家裡蹲同學，後者被他大嗓門嚇得渾身一震。

但她並沒有畏懼退縮，雙手使力捏緊筆記，結結巴巴地回答。

「我、我答應老師了……而且，不能一直給艾黛爾賈特小姐添麻煩。」

「小貝爾，妳真了不起呢！」多洛緹雅湊過來摸了摸她的頭。

「練習多次、進步了、貝爾娜提塔。」佩托拉微笑稱讚完，突然想起一事。

「妳有吃、早餐嗎？」

「啊，對，我們在食堂沒看見妳。」

「有，我偷偷外帶了三明治……剛剛才吃完的。」

「哈哈！妳只要努力就做得到嘛！」菲爾迪南特笑著對貝爾娜提塔握了握拳。

「很好，為了徹底告別家裡蹲貴族這個戲稱，往後讓我協助妳參加各種社交場合——」

「不要！絕對不要！」

「哎？可是妳只要再努力一下，就能……」

「努力不了！那種事我做不到啊啊啊——！」

「呃，妳冷靜點……」

「——貝爾娜提塔，麻煩妳過來一下。」

這時，剛進教室的艾黛爾賈特站在火爐旁下達指示。

「是的！皇女殿下！」

貝爾娜提塔急忙忙地起身跑過去，艾黛爾賈特對她露出友善親和的微笑。

「老師說教過妳腹式呼吸，而且妳學得非常好，可以請妳幫我示範一下嗎？」

「腹、腹式呼吸嗎……？」

貝爾娜提塔緊張地看向艾黛爾賈特身後，自知眼神可怕的修伯特閉眼抱胸，並沒有看她。

「老師教我的方法，是這個樣子……」

貝爾娜提塔在燃燒的火爐旁做了幾次腹式呼吸，驚慌到冰冷的手腳漸漸回溫。

其他同學都知道級長的用意，紛紛回到座位，安靜地望著她們。

等貝爾娜提塔徹底鎮定下來，艾黛爾賈特微笑著說道。

「謝謝，妳的教法真是淺顯易懂呢。」

「不會……」

「那麼，上課時間快到了，妳先回座位吧？」

「是！」

確認貝爾娜提塔入座後，艾黛爾賈特環顧整間教室。

貝雷絲老師的課，從未有缺席——

此項紀錄，是黑鷲級長努力幫忙維持下來的。

剛開學時，除了「逼貝爾娜提塔走出房間」、「把林哈爾特從床上挖起來」這兩項每日任務，偶爾還會有同學不小心睡過頭，讓她得親自去敲門叫人。

而如今，即使她什麼也不做，同學們也會提前到教室等待上課。

不是因為體諒級長的辛苦，而是喜歡貝雷絲老師的課。

或許還有人喜歡的是**老師本身**……

艾黛爾賈特並不知道是誰，免得無法繼續扮演一名處事公平的級長。

她走到教室左前方第一張課桌，在靠近講桌的座位坐了下來。

沒有多久，貝雷絲帶著教材走進教室。

鐘聲悠揚響起，宣佈課堂開始。

艾黛爾賈特臉上笑容不變，內心雀躍不已。

這是在士官學校生活中最期待的時間。

「……上次我們討論過『猛攻之計』，今天來說跟它很像的『引誘之計』。」

貝雷絲面無表情地開始講課。

課上到一半，教室後方突然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

「蝴蝶？從哪來的，教室門不是關著嗎？」

「一開始就在裡面吧？」

「好罕見，翅膀完全是透明的。」

「啊、往老師那邊飛了……」

在學生們交頭接耳的低語中，一隻蝴蝶緩緩飛往講桌，停在插著羽毛筆的墨水瓶上。

貝雷絲寫完黑板，走回講桌前，似乎沒發現桌上多了什麼。

但她一邊舉例說明計策的應用，一邊隨手熄滅了離蝴蝶很近的燭火。

艾黛爾賈特微笑看著貝雷絲，正心想老師總是不經意地展現溫柔……

怦咚。

她微微一怔，忽然聽到了胸中戀火點燃的聲音。

帝都安巴爾。

清晨四點，天色未明，皇城籠罩在一團薄霧中尚未甦醒。

寢宮裡，皇帝艾黛爾賈特緩緩睜開了眼睛。

由於庭園裡蟲鳴聲響亮，貝雷絲睡前關起露台木門，這時四周一片黑暗。

艾黛爾賈特並不可怕黑暗，也不記得上次害怕是什麼時候了。

因為光芒就近在身側。

「……艾爾，怎麼了？」

耳旁傳來貝雷絲慵懶的嗓音，她對艾黛爾賈特的動靜非常敏感。

但艾黛爾賈特醒來後只是躺著，根本沒有亂動，不曉得她怎麼發現的。

「妳做惡夢了嗎？」

「沒有……不是惡夢。」

每天晚上在貝雷絲懷裡入睡，艾黛爾賈特已經許久沒有做過惡夢。

她笑著回答之後，埋頭往貝雷絲豐滿柔軟的胸前蹭了蹭。

貝雷絲立刻以擁抱制止她的騷擾，再施加一記深吻進行懲罰。

懲罰完畢，艾黛爾賈特開心到不行，絲毫不打算悔改。

貝雷絲撫摸她笑容滿面的臉頰，仍然在意她的夢境內容。

「剛才夢到了什麼，跟我說說看吧？」

「嗯，剛才的夢嗎？」

艾黛爾賈特邊回想，邊忍不住笑了出來。

「夢到了……我為妳著迷的瞬間。」